

宜居人口多少

決定鄉郊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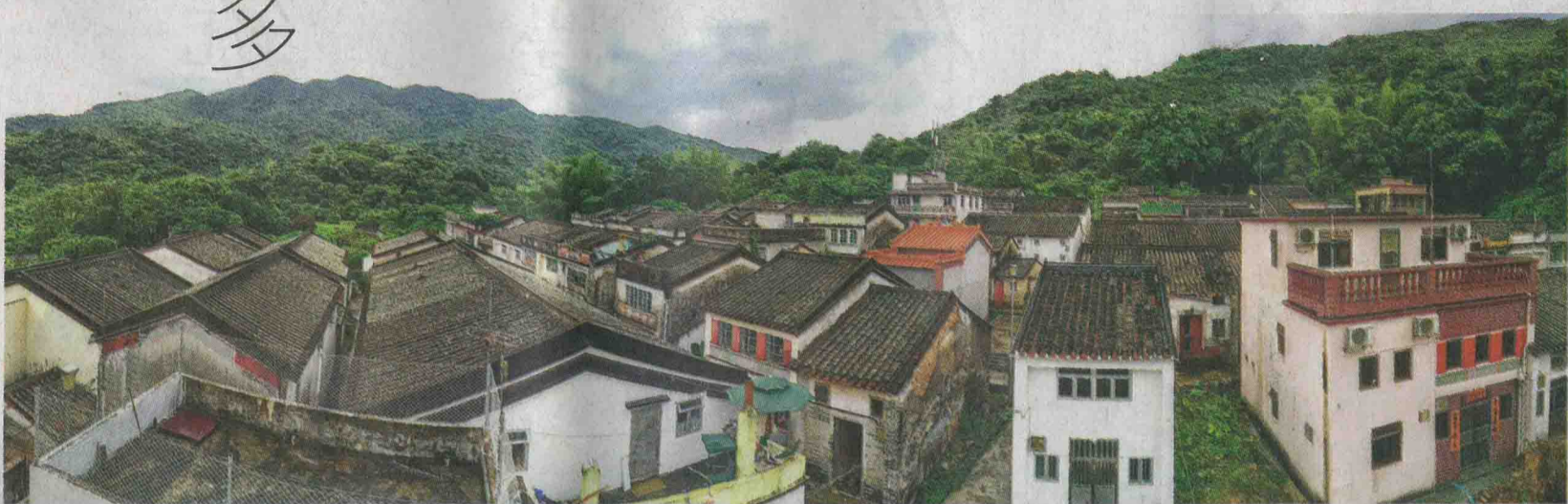
現在

既想保存一點綠

又不知人口要幾多

總說土地不足

埋怨鄉郊



荔枝窩客家圍村歷史超過300年，村貌仍十分完整。

過去4年荔枝窩村民及各組織的復耕工作令村內再現生氣。

page // 08

2017 // 11 // 26

sunday workshop
木 | 來 | 城 | 市

編輯 // 蔡曉彤 圖 // 受訪者提供

香港還需要鄉郊？



林維峯

「可持續發展系列二」

「郊野公園佔香港四成土地，地少人多，人愈來愈多，不如鄉郊讓讓步。」

這個論調每隔一陣子便由不同人重複又重複，這樣說也許還是太「保守」，不如乾脆說：香港需要鄉郊嗎？

若然又把新加坡當教材，鄉郊發展能否全盤放棄？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策劃發展坊總監林維峯教授說，

除非先講定香港宜居人口到底是多少。

會曉玲

1 永續發展 需植根社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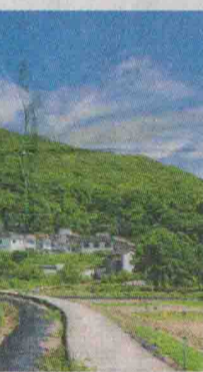
策劃永續發展坊過去四年與香港鄉郊基金、長春社、綠田園及荔枝窩村民合作推行「永續荔枝窩」計劃，部分村民近日因發展「客家生活體驗村」分成支持及反對兩派，獲馬會資助五千萬的鄉郊基金擬將村屋改建為民居，由村民以象徵式租金每年一元租予鄉郊基金二十年，營運收入作保育用途，有村民認為會破壞村內環境，又質疑村民從中何得利益。

村民×組織×外來參與者 溝通合作

林維峯說現時兵分三路，除了鄉郊基金主導的客家文化體驗村，長春社主力發展耕作，港大則由匯豐銀行資助，研究鄉郊的營運模式。港大沒有參與民宿計劃，但林維峯說此前各組織與村民、NGO、政府之間的合作十分好，好到你唔信，問題是「鄉郊發展牽涉各方合作，溝通與互動須下很多工夫」，尤其牽涉錢銀與利益、與商界的合作，他坦言亦被懷疑過錢如何運用，「好簡單，香港大學有着數，我哋唔袋得錢，每一毫子都用在荔枝窩。他相信反對客家體驗村的村民好關心自己條村，要多些溝通」。

說到底，村民不能「被保育」，「鄉郊發展不能沒有村民，但村民自己的力量不足夠，如何將它與外面的社群聯繫，而村民又不會覺得你霸佔條村，這要很小心去做。」鄉郊永續發展需植根社區，「不是種一棵樹就可以，要有人在裏面生活，將客觀環境變成生活一部分」。

5 鄉郊，不是二奶仔



鄉郊是香港歷史文化的載體。

「新加坡與香港的分別在於，新加坡有五分之一土地填海而來，一開始已經很少鄉郊，香港不是。有鄉郊才有香港，香港的鄉郊是新界，社區聯繫好強，只是過往幾十年破壞得厲害。」林維峯說，「新加坡很久以前已決定走發展的路線，不需要鄉郊，以發展為主導。香港是沒有鄉郊政策，因各種理由把鄉郊擱置，製作郊野公園便無理由。以往多年來，所謂鄉郊政策是依附於城市發展，依附於新市鎮、東北、郊野公園各種政策。鄉郊像二奶仔，起樓起地不夠，鄉郊便少一點，再少一點，起樓起地不夠，其實並非如此，鄉郊是城市的一部分，香港的一部分。」

2 日本「白米千枚田」楷模

日本「里山」的經營模式是永續發展的楷模，以人為管理保護生態、景觀、文化，令山水資源不致枯竭。石川縣能登的「里山」就在二〇一一年獲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列為「世界重要農業遺產系統」，當地梯田名勝「白米千枚田」共一千〇四塊田，設有認證會員制，都市人可以每年付一萬日圓，將田地交給「白米千枚田愛耕會」打理，並可參與七次種植、收割等耕作活動，一年能獲得五公斤米。



白米千枚田

村民護村 團體意識強

林維峯說日本農村的團體意識很強，「會通過自己建立的規矩去保護村附近的環境，對種植的方式、行為規範有共識，大家不會互鬥。我們曾問日本人為何村民那麼守規矩，他們也答不上來，像是理所當然。」荔枝窩「正要做這件事」，建立可持續發展的社區，他認為荔枝窩特別之處在於村民雖移居海外，但社群內依然具凝聚力，「拜神、打醮，村民一吹難就到」。

摸索耕作模式包括農作物的選擇，要考慮運輸等問題。



薑是好選擇，還可製成薑粉銷售。

3 台灣毛蟹復育地變生態遊點

台灣的毛蟹復育也是好例子。因溪流污染及濫捕，令當地毛蟹數量銳減，但牠們是「河川清道夫」，對生態很有貢獻。嘉義縣竹崎鄉的鹿滿社區成立河川巡守隊，策單車徑、改善環境，令區內的鹿滿坑仔成為毛蟹棲息地，更是生態旅遊的景點。不過生態旅遊遊覽有好有壞，林維峯說內地出現不少弄巧反拙的例子，「生態旅遊只是其中一個（活化鄉郊）的方法，亦不是唯一方法。它的危險之處是整件事很單一，做得過火會破壞生態」，反對荔枝窩計劃的村民亦提出這樣的憂慮，香港鄉郊基金主席林超英曾撰文解釋，保證嚴控訪客人數及活動規模。



沒有鄉郊，下一代生活還有選擇嗎？

4 鄉郊與土地供應

《施政報告》宣布預留十億元成立「鄉郊保育辦公室」，荔枝窩鄉郊復育更被點名為優先工作，林維峯認為「政府覺得好，我們也覺得歡欣，好過做很多事它都不理」，但亦擔心「政府有時一插手會壞大事，拿捏很重要」。那邊廂，政府成立的「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成員之一、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教授雷鼎鳴接受專訪時提倡改劃郊野公園用地，並認為應參考新加坡建屋模式，不少就在郊地旁興建。團結香港基金早在二〇一五年發表「土地房屋」研究報告時指出，「綠化土地和郊野公園佔香港土地面積的7%，遠高於倫敦的68%和新加坡的88%，如果向新加坡「好好學習」，那我們是否應考慮香港到底需不需要鄉郊？不需要的話，土地供應不是立時鬆綁了嗎？」



政府期望荔枝窩成為可複製的範例，林維峯教授仍需用心研究。

6 新加坡最後一條鄉村

「我們現在還有鄉郊可以保育，新加坡已沒有了。」亦不全然，新加坡也珍惜它僅餘的鄉郊。該國東部有一個叫甘榜羅弄萬國村（Kampung Lorong Bangkok）的地方，被稱為國內最後一條鄉村，國家發展部上月澄清暫無打算改建，有學者促請政府將村落保育作文化教育用途，毋須當地居住的二十六戶家庭搬走。在這條鄉村的東北方，有個小島名為烏敏島（Pulau Ubin），島上散見木屋，以及超過七百種原生植物及五百四十個物種，有些更屬小島獨有。新加坡國家發展部第二部長李智陞其中一間已修復的屋為例，說它「讓訪客可以一窺島上七十年代的鄉村生活」，又強調是現存社群的生活方式造就了烏敏島的獨特文化，要保存這種文化，必須讓島民積極參與其中。在荔枝窩，我們可以一窺的是三百年客家圍村歷史，林維峯說，「鄉郊與香港文化、Identity關係很深，香港最本土是新界人。」

7 社會要提供生活的選擇

「任何城市都需要鄉郊，問題是鄉郊在哪裏？」教授說農村與城市互相支援。不過，香港人也飲東江水，浸溫泉可以去恩平，那麼，鄉郊都不一定在香港，行山可以返內地；林維峯答，沒錯，視乎我們想要怎樣的生活。「鄉郊是不一樣的生活模式，你留意到香港有一群人會返去做農夫嗎？社會要提供生活的選擇，發展是講質，不是仍只顧GDP。全香港人日日困在高樓裏，想叫吓氣都有，吸下新鮮空氣要返大陸，係咪想咁先？社會要討論，也要有認知」。



從荔枝窩種植，探索村民與NGO等外來組織的合作模式。

8 問題在於，香港適合住幾多人？

要討論，歸根究柢關乎人口政策。「有人說香港不夠地，郊野地那麼多，用來起樓啦，其實講到底不是這個問題，而是香港適合住幾多人，影響到我們想要怎樣的生活。有話呢個問題，點講鄉郊？宜居人口多少，決定了鄉郊的角色。可能大家同意全個城市都係鄉，宜居人口三千萬，住到有咁逼得咁逼，至少冇得講，如此一來鄉郊政策便是沒有鄉郊，很清晰。但如果沒有討論，冇得講。現在既想保存一點綠，又不知人口要幾多，總說土地不足，埋怨鄉郊。」

不一定牽涉地產商

深究下去難有出路，林維峯與港大策劃永續發展坊着眼目前工作，從荔枝窩種植咖啡、種薑，探索村民與NGO等外來組織的合作模式，或嘗試組成合作社的可能；研究成立可持續發展的學院，將從荔枝窩獲得的經驗及知識帶回社會，讓不同層面的人參與，「唔好出好點子，訂立永續發展計劃的評估框架，用效益說服善心人投資。不必大規模生產，不一定牽涉地產商，他說各方在荔枝窩的種種試驗，都為設想鄉郊發展的新模式，或者可先解開「要保育還是要發展」這個二元矛盾，發展都未必是劃樹起樓。」